

呼唤大爱

康定

医疗专家近日呼吁“让亲体器官移植为生命接力”。

专家发出呼吁的新闻背景是：在国外，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捐赠及夫妻间的非亲属捐赠的“活体器官移植”，平均约占各类器官移植手术的30%，而在中国，这个比例不足4%。

读这样的新闻，让人感受复杂，既高兴又忧虑，既兴奋又着急。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古代中国一直是血缘宗法社会，人们为血缘维系而聚族居住，儒家的“礼法”理论成为血缘宗法社会正常运转的意识形态和法律制度，服从父母称之为“孝”，弟弟尊敬哥哥称之为“悌”，在家里“孝悌”，出门做官必定是忠臣，这是一个人“仁”的根本。

但是，读了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及夫妻间捐赠“活体器官移植”新闻之后，发现中国的比例如此之低，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由让人感慨，感到新闻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古代中国维系了几千年的宗法血缘社会，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当代中国，已经基本瓦解了，今天的中国，已经告别了宗法血缘社会，这就是笔者高兴、兴奋的理由。

那么，为什么又要忧虑和着急呢？因为和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现代公民道德行为规范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中国的宗法血缘社会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一旦进入经济全球化分工合作的市场经济体系，伴随着宗法血缘关系的淡化，必须要确立现代公民道德的准则，旧的走了，新的不来，“青黄不接”是要出问题的。

比如，前些日子读到一则社会新闻《家庭琐事引发争吵，姐姐11刀刺杀弟弟》。该新闻说，52岁的姐姐从小受到弟弟的殴打，心理留下阴影。当姐姐去年探望生病的父亲时，又遭到弟弟殴打，姐姐就拿出了一柄水果刀，对弟弟连刺11刀，当场将弟弟杀死。

真是骇人听闻！姐姐对弟弟连刺11刀！有多大的仇恨要连刺11刀？儒家的“孝悌”训条，在这对姐弟身上连淡淡的痕迹都没有留下，而现代公民道德规范在这对姐弟身上，同样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新旧道德之间的“青黄不接”，在这对姐弟身上体现得很是典型。

但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该新闻所引发的“有关人士”的评论：“因案情而引发的各类案件越来越多，其中不乏恶性刑事案件。本起案件已经不是单纯的法制意识淡薄，更多的是道德层面的失落。”

这就是说，姐姐11刀杀死弟弟一案，并不是孤立的偶然性的事件，反而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趋势，这怎么会不让人感到忧虑和着急呢？就在笔者撰写此文时，又读到一则社会新闻《儿子拒付母亲医疗费遭拘留》。该新闻说，77岁老母亲生重病入院治疗，大儿子却拒绝支付自己应该分担的医疗费，结果遭法院拘留处罚。你看，血缘亲情在金钱、财产纠纷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这更让我们要告别血缘宗法旧道德，呼唤现代公民新道德的来临了。

那么，什么是现代公民道德呢？或者具体说来，在家庭亲情领域内的公民道德是什么样的呢？不妨让我再举一则新闻《两个中国女儿的美国妈妈》为例。这篇新闻讲述了美国国家女足前教练劳伦·格雷戈收养两个中国女孩的故事。尽管新闻并没有写明女孩的来历，但是常识告诉我，如果不是被遗弃的孩子，美国妈妈的收养行为，又怎么可能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而对没有血缘关系又是异国异民族的孩子，也能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这正是现代公民道德的生动写照。有了这样的道德观，在亲人生重病需要活体器官移植的时候，你也许会勇敢地站出来，奉献一片爱心；在亲人间面临财产及经济纠纷时，你也许会以现代契约精神予以公平合理的处置，血缘不再是勒索亲人、拒绝责任的筹码；在陌生的弱者需要你帮助时，你也许会热烈地伸出双手给予倾力倾情的帮助，就像美国妈妈劳伦·格雷戈所做的那样……

现代公民道德，那才是真正的大写的爱！

在肯尼迪参加的众议员、参议员和总统选战中，人们开始都不相信他会胜出。一是因为他从不讳言自己的天主教徒身份，这难免让严格实行政教分离的美国新教徒们担心他会听命罗马教会。二是因为他年纪轻轻、历练单薄和来自富豪家庭的公子形象，难免使人们怀疑他的实际能力；三是因为他背部受伤、严重疾病缠身的健康状况，难免让人担心他在公职岗位上能否善始善终。

然而，选战就像不测风云，常能给人意外。恰巧就是没有被多少人看好的肯尼迪却总是出人意料地胜选。他的成功让多少论者泼洒笔墨，但最后都聚焦于金钱、妇女、演技、经历、主张等五个选项上。

肯尼迪的胜选之路是其父亲用金钱铺垫出来的。早在众议员的竞选中，老约瑟夫就确立了明确的战术：用钞票帮助儿子树立形象！一时间，宣传肯尼迪的文章铺天盖地地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报刊上，原来陌生的肯尼迪的名字通过电台广播倾盆大雨般地进入千家万户。他还买下了每一块大广告牌和每一张海报张贴处，让人张目就是肯尼迪。他将印有宣传儿子在“二战”期间作战事迹的那期《读者文摘》重印10万多本，让每一位选民人手一册。

老约瑟夫还用钱直接向候选人行贿，让他们在适宜的时

候参加或退出竞选。和肯尼迪竞争的对手有十人之多，其中最强劲的要数迈克·内维尔。他被公认拥有决定性的优势，连肯尼迪都私下里承认内维尔理应获胜。然而，正如内维尔的儿子所说的那样：“金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当时参加一次竞选至少需要25000美元，家父为了筹集这笔钱，把房子都抵押上去，直到去世还没有还清债款。而肯尼迪家族却怀揣50万美元来竞选，真是让人太吃惊了！”

在不到30岁的肯尼迪当选为众议员后，老约瑟夫又以坚忍不拔的精神谋划让他登上参议员的位置。肯尼迪的竞争对手小洛奇出身高贵，为了进入参议院，他已经先后击败了三个爱尔兰人，成为仇视来自爱尔兰天主教徒移民的代表。肯尼迪与他较量，舆论一致讥讽其飞蛾扑火。

老约瑟夫自信金钱能使鬼推磨。他把一笔又一笔的捐款绕过法律规定，通过各种孔隙注入选战的金库；还把一笔又一笔的捐款以肯尼迪的名义送往慈善机关、渔业协会、制造业协会和纺织业协会，累计投入数百万美元，远远超过了小洛奇的100万资金。

1960年1月，老约瑟夫又开始帮助儿子竞选总统。他将大把、大把的钞票送进了关键人物

的口袋里，又把一些小恩小惠送进了广大选民的家里，一个个竞争对手应声倒地。反之，当纽约一家银行总裁声称反对天主教徒入主白宫时，老约瑟夫威胁说：“我在你的银行里存了900万美元，我可以随时从你的银行里全部取出来，让你悔之莫及！”老约瑟夫组建的航空公司还租赁给肯尼迪一架飞机，当别的候选人在机场焦急地等待飞机或在火车、汽车上疲于奔命时，肯尼迪已经争取了更多的时间，走访了更多的州，会见了更多的选民。

古人云：“兵马未到，粮草先行。”选战也是如此。肯尼迪的竞选助手凯恩曾对记者说：“政治就像是一场战争，取得成功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金钱，第二是金钱，第三还是金钱。”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肯尼迪注意到了女性选民占了注册选民的50%以上，因此确立了吸引妇女眼球的竞选战略。他被广为流传的一句名言是：“年轻的女人将做你的母亲，年轻的女人将做你的爱人。如果你利用了这两种力量，你将战无不胜。”

为此，肯尼迪家族为年轻的小姐和少妇们举行了不计其数的茶话会。尤以“波士顿茶会”最为出名，选区的所有年轻女性都受到邀请，这让她们深感荣幸至

极。因为大多数人还从来没有见过上流社会的聚会。所以，她们一个个穿着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如期而至。老约瑟夫系了一条白色领带，身着白色燕尾服，而肯尼迪的母亲罗斯穿着巴黎最新时装，他们一起殷勤款待1500名兴高采烈的来宾。肯尼迪英姿勃发地穿梭在人流之中，和每一位女性握手问候，还不时在小姐的面颊上轻轻一吻，他力图让每一位女性都产生被爱的甜蜜感觉。观察家们称这次茶会是该地区国会席位竞争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

在竞选参议员中，肯尼迪在马萨诸塞州的每一个城市都举行了茶会，出席的妇女总数高达7万人。每一次茶会上，主人公肯尼迪的脸上都洋溢着他那中年男性深沉的微笑，他潇洒而又真诚地向每一位女性问好，并弯下头来亲切倾听她们含情脉脉的祝福，这让每一位女性的心里涌起爱的涟漪。细心的人发现，肯尼迪超过小洛奇的那70737张选票，差不多恰好是出席茶会的妇女人数。小洛奇不得不承认“是那些茶会打败了我们”。

是的，一个女性手里事实上攥着几个人的选票。她的枕边温存可以融化丈夫的坚强；她的舐犊母爱可以得到子女的全部；而女性群体的疯狂可以颠覆整个世界！“天若有情天亦老”！



心象文连

苏剑秋

有一条主线贯穿着李文连的山水画创作，那就是阳光心情的释放，这些作品的内涵演示着一种辉煌之后的平淡。人生到了一定阶段，阅历的积累使心境也更加从容澹定，有时真觉得放弃比得到更重要，忘记比执著更有益。有



秋色满山村（中国画）李文连

在“铿锵玫瑰”登上世界巅峰之前，我在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里做了将近3年的厨师，一晃眼，已经过了9个春秋了，不可当时的点滴依旧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第一次到国家女足集训队帮厨是在1995年。刚踏入广州从化的女足训练基地，真的很吃惊，在国际足坛已经名声大噪的中国女足姑娘住的宿舍是足球场看台下搭建的房子，房间以前似乎是个仓库，只是临时重新用涂料粉刷了一下，地上铺了瓷砖。环顾那些10来平方米大的房间，除了8个铁床，就没有一样家具了，没有衣柜，洗完的衣服干了就往行李包里塞。没有桌椅，更不要提

电视机、空调这类“奢侈品”，就这样一间狭小简陋的房间要住上七八个人。那时候的厨房里，液化气的火头实在不行，只能用柴火。

当时队里人手很少，厨师

就我一个。第一天到队里，小姑娘们看到我一个人采购回近百来斤的原料，都觉得我太辛苦，于是自发地分配人手。之后的每一天早上，我的身边都会轮流有3个队员和我一起推着手推车，往返于菜场和基地之间。每到星期天，队里有半天休息，那就是整队最热闹的时候。天天都吃米饭，难得也要换换口味，自从有队员提议要吃饺子开始，星期天的饺子餐就成了固定的

传统，整个队里的女孩子都聚集在餐厅里面，围在桌子边包饺子，老队员都比较会弄，擀饺子皮，包起馅儿来手脚非常麻利。小队员们显然不精通于此，一些老队员就手把手地教

顶着火辣的太阳继续训练，豆大的汗从晒得黝黑的脸上滴下来，运动衣都被汗水湿透了。每天训练结束后，姑娘们累得几乎走不动，热得吃不下东西，大运动训练之后，不补充点营养是绝对不行的，为此，除了原本的十个荤素搭配的菜肴外，每一个队员都要喝下一盅营养汤、降温的水果饮料等，女足队员们都知道要爱护自己的身体，即使胃口再怎么不好，都尽量多吃一点。队医李医生还主动请缨要亲自下厨做炸酱面给大家开开胃。

每次集训大多要三四个

月，离家在外的孩子没有一个不想自己爸爸妈妈的，那时没

有手机，打一个电话也要走很远。长途电话费也很贵，难得打一次，聊上半小时就要百来元钱，这对于收入不过几百元的女足姑娘，的确是个昂贵的开销。平时那些姑娘只能给家里写信，每次在门卫那堆信里能找到自己的家书，队员的脸上都会流露出喜悦的神色。

女足的姑娘真的让我感动，她们的团结、刻苦，她们的拼搏都深刻在我的脑海中。2007年女足世界杯即将开赛，我相信女足姑娘一定能踢出好的成绩。

（作者曾任中国女足集训队厨师）

落日浮云绛，雀鸣

游子还。桑田绿如故，何处是红顔。

月影上高台，幽兰不觉开。开颜一声笑，黄叶落空杯。

山中无月夜，酒醉卧凌晨。梦里谁人泣，湘江结岸簫。

荷田冬日绿，梅树夏时红，天地原无律，王录智不通。



赢球不是靠运气，请看明日日本栏。

四川藩台是潘恩儿子

李光羽



7月15日夜光杯《豫园双清》一文，说明代上海名宦潘恩曾“任四川布政使，后升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于史实有误。

一、潘恩没有当过四川布政使，只在四十三岁那年，任过四川布政使左参议。参议是布政使属下，官阶正四品，比从二品的布政使要低三级。

明代制度，布政使（藩司，尊称藩台）主一省民政，四川布政使就常驻成都。潘恩仅是分守道，常驻夔州，每年不过到成都一次。

二、潘恩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六十六岁时，任都察院主官左都御史，相当于国家检察长，是正二品，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仅正三品，两者相差二级。况且，如果照文中所说，潘恩由四川布政使而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那是由从二品至正三品，没有“升”，反而降职了。

三、潘恩次子潘允端，倒是官至四川布政使。潘允端三十七岁中进士时，分配官职，潘恩的门生吏部尚书郭某帮了忙。有人告发潘恩走后门。其实事情未必与他有关，但父子、师生关系是明摆着的，于是自请致仕，从才干了两年的左都御史任上退休。那时潘允端刚入官场，哪里有钱有暇“建豫园供乃翁颐养天年”？要十五年后，即万历五年（1577年），潘允端从四川布政使任上免官，回到上海，这才将年轻时弄着玩儿的“园林”大兴土木，并命名为“豫园”，以悦老亲——年已八十二岁的潘恩。

五言四首

史小玉

落日浮云绛，雀鸣游子还。桑田绿如故，何处是红顔。

月影上高台，幽兰不觉开。开颜一声笑，黄叶落空杯。

山中无月夜，酒醉卧凌晨。梦里谁人泣，湘江结岸簫。

荷田冬日绿，梅树夏时红，天地原无律，王录智不通。



赢球不是靠运气，请看明日日本栏。